吹景集

吹景集卷之七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爲逸書非後儒竄入者昔太史公去伏生不甚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爲一錄熙甫翁偰而在必有賞余

古者有貫生書云紂已死王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

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罍子已有辯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草索隱正義亦多秕僻間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弒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弒乎疇手刃之謂哉

克殷解

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

殷

武王旣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汲冢云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右羣臣畢從孔晁云太卒屯兵以衛也按史記云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正義曰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

毛叔鄭奉明水

張曰鄭特牲云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貴五

味之本也又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洗齊貴新也正義云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按歐陽修集古錄云右毛伯古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據歐公之言則尅殷度邑二解斷爲逸書無可疑者而予補書之說益信質之前聖而無疑矣

衛康叔封布玆

汲冢作衞叔傳禮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索隱曰茲一作笠公明草也按康誥也當依汲冢作衞叔汲冢少一封字當補公羊傳曰衞侯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素問云色如草茲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左右玉雕彤素漆也五席莞繅次蒲熊也凡大朝覲設莞筵加繅席加次席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云莞萑也繅藻也次以桃枝竹爲席次列成文也昨酢也按布茲者卽設莞筵不言席省文也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

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孔晁曰采事也倖王也張按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望其名也師尚父何以牽牲也凡祭王必自射其牲祭義曰祭之日王牽牲卿大夫序從然則牽牲天子事也師之尚之父之故以牽牲命之也一曰周官祀五帝則冢宰贊牲皇甫謐云周公爲司徒召公爲司空或尚父此時攝冢宰也

尹佚筴祝

張揆即史佚也正義曰尹佚讀筴書祝文以祭社

也汲冢作尹逸筴

曰殷之末孫季紂

汲冢書作殷末孫受　迷先成湯之明張揆紂謚

也常依汲冢作末孫受孔晁云紂字受德張揆孔

説非也受字句德迷先成湯之明句

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汲冢蔑作滅孔晁云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

已下廢可知也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

昏汲冢作明章作彰于作於天皇作昊天孔晁云

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

汲冢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張按史佚祝王何緣

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尚父當皆出矣何獨書

周公出耶汲冢繆矣

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張按此史佚筴辭也汲冢無此文膺受也或以爲

戎狄是膺之膺膺當也更改也上指天命之所屬

下言武王宜受之也或以華殷受爲句亦通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立王子武庚以下汲冢文也史記云封商紂子祿

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畢按汲冢簡史記繁當從汲冢管叔下當補一鮮

字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畢公下有衛叔無表閭事當依史記張按史記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皇甫謐云商容與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至民曰吾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除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樂記曰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又韓嬰云商容欲馮馬徒以伐紂不克去之太行山武王官之固

辭不受史記樂毅傳曰商容不達身秖辱焉以冀
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退隱尚書武成
表作式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忽鉅作巨關以振貧弱
萌隸一句張按括古今人表作适萌氓也隸賤者
也見繁露新書左傳攷劉向新序曰紂爲鹿臺七
年而成其大三里高七尺臨望風雨服虔曰鉅橋
倉名鄒誕生曰鉅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因器而

大其其名尚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於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者乎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伯達當從汲冢展作遷保玉作三巫徐廣曰保一作寶孔晁云三巫地名張按召誥序云遷鼎於洛邑三巫未詳适達八士之二也或以為宣王時人誤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孔晁云封益其緣也張掖閎夭文王四友之一也書君奭篇僅舉閎夭姓氏事蹟無攷史記云閎夭求美女奇物文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荀子云閎夭之狀面無見膚揚倞註曰多鬚髯也比干墓中銅盤銘或云即武王所銘縣卿云哭比干之墓

命宗祝享祠於軍

汲冢云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張按國語曰
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
釆服之儀宗彝之器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
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爲之宗又
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
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荀子曰出
門而宗祝有事

乃班

張按此汲冢辭也孔晁曰還鎬京也史記云乃罷兵西歸

度邑解　孔晁無注故詳著之度於各反

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攄伊洛作度邑

維王赴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

張曰獻賢也尚書大誥曰民獻有十夫徵主者郎泰誓所云友邦冢君也不期而會何以謂之徵也大會者若徵之而集云爾師長也衆也克殷解曰

有娀戚倓于郊迎辭也王班矣見于郊何君送辭

也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

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對遂命

一日維顯畏弗忘

張揔登豳之阜史記文也汲冢云王乃升汾之阜

正義曰括地志云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

兌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蓋武王登此

城望商邑張揔爾雅曰大陸曰阜汾水在太原從

史記作豳爲正或云汾字當爲邠即古豳字也說

文引爾雅曰西至於汃國今爾雅正作邠字汃豈
汾之轉譌邪永歎以下汲冢文也淑善也兊悅也
學記說命作兊命荀子佞兊而不曲又見由則兊
而倨楊倞皆訓悅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紂之不淑
不能悅帝心而對殛之遂命我周于今月天命匪
諶不可不顯異也以上史記不載

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王至于周自□至于丘
中具明不寢疑有脫誤故從史記正義曰周鎬京

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

王小子御告叔旦亟奔即王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闕王小子一句曰周公旦即王所

曰曷爲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久憂勞問周不寢曰安予告于汲冢疑有錯簡從史記

王曰嗚呼旦維天不饗殷

張按史記曰告女汲冢曰惟天不享于殷今絫之
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
年夷羊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隋巢子云夷
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曰按高誘曰蜚
鴻蠛蠓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曰蜚古
飛字麋鹿在牧喩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埜
喩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楊慎曰三説皆如眯目而
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喩也蜚鴻馬名言

其蔡無用而害有用也胡應麟曰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葢羵羊商羊之類史記訛爲麋鹿楊用修遂以鹿臺事實之陳㬏伯正用修之誤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張按張華博物志曰太姒夢梓化爲松以告文王文王曰天不享于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華之言本太公兵法據此則武王逃文王語也夷羊之說武王未生時有之矣

何得云紂四十八年方見耶又周語内史過曰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元瑞何不引周語而引竹書耶然予亦未敢以左氏張華之言爲徵而可信也夫神怪之事聖人所不道也武王勝殷得二虜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一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麋鹿蜚鴻吾從遷不從隨巢汲冢也用修之論甚正第以鹿臺傳麋鹿此來聯

伯元瑞㬈曉耳孟子不云乎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鴻雁麋鹿復何疑焉蜚鴻作蠛蠓王元美卮言以高誘語為據夫高誘不識乾鵲豈識蜚鴻用修復取馬名實之亦不經史記云紂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蜚之為飛昭昭矣或曰鴻雁也蜚蟲也如春秋莊二十七年有蜚之蜚語太鑾滿野汲冢作過野蜚鴻馬名出馬賦云其名則白蟻雞斯蜚鴻毋兒云云又見東方朔集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見災異我周乃成王業也汲冢云天自幽不享於殷

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其後旣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賓滅以至於今也

見周書及隨巢子顧復脫錯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即天神也張按此說非也此時戎

衣初定亂黨尚繁殷之遺老猶有寧爲頑民不爲虜敝者覩多士多方二書成王時猶蠢蠢焉武王深憂之此度邑解之所以作也武王之意蓋以紂之伐我不得而主之其不享殷者惟天之命武庚之立我亦不得而主之其不絕殷而建殷者亦惟天之命。按尚書多士云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注曰今爾又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服在百僚而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用也然

予所聽用惟德之庸今不爾用者非我罪是惟天
命如此据此則武王時殷士大夫早有懲周之不
我用者故曰其發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民之有
賢能名者即所謂予一人惟聽用德也有虞氏官
五十夏后氏官百有二十殷人官二百有四十周
禮六官皆曰其屬六十則三百六十者周官制非
殷官制也夫者即民獻十夫之夫不顯亦不賓滅
言殷士雖未迪簡王庭而我亦未嘗擯而滅之也
汲冢云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

朋厥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難去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厥至也飽食也卹憂也辰時也室居也恐殷未終定後且食其憂也辰是不室言不及是時奠我之居也天保定爾見詩小雅注保安也我來所定天保言我何修而可以來天保也誠恐及此豈暇寐哉蓋於是而武王之憂深矣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厥無咎武王以之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蓋武王述不寐之故而以天保屬周公重言王曰者史臣鄭重之辭也索隱曰言悉求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張曰索隱之說非也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

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唯從紂爲虐如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罔不知解書者曰降宥也即共義也張按紂已焚宜從謚汲冢爲長

曰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曰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徐廣曰勞來一作肴來張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殷之民即我西土之民也故以勞來屬周公言我之顯服九有亦惟德之方

明而已豈以力服人者哉大哉王言世祖所以安反側用此道也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

張曰武王之歎其心湯之心者乎叔旦之泣其心文王之心者乎于常猶失其常度也以下皆汲冢文史記闕不能對下有脫簡不詳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

張曰達弟者言諸弟之中惟汝能通我志也予有

使汝何疑錯簡或曰子殷姓也言我所以處殷有
使汝不寧于懷者雖幸而勝之不能永清不能着
定如穀之已播難食其成此室非周之有也
今維天使予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休于近懷
予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
張曰維天使予言易殷而周天若使之也二神天
地也說文亟字訓云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或曰二
當作示古祇字也靈期天命也緯書曰河圖將來
告帝期又曰舜攷德題期立象所謂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也于語詞也休嘉也言天以大命集我溥
天率土且無貳心而殷之頑民近有未盡然者豈
予德之未明予休之未致不足懷之歟予者指武
庚而言牧野之舉惟是救民水火非有私惡于
殷今大統已集予室卽朕室也予之心邦伺知之
侯衛知之壺漿之小人祼將之敏士悅服之萬姓
知之庶雖幼寧不鑒朕心焉
昔皇祖底于今勳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
農服田儀以登稷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

上帝

張曰皇祖謂后稷也底至也勗勉也遺詒也義告猶義問也言自后稷以來太王之作邦作對王季之其勤王家文王之惠鮮鰥寡其勗勉以詒孫謀者惟以大義相告得昭然于天下然則朕之身作邦作對之身也其勤王家之身而惠鮮鰥寡之身也朕無義則無祖無祖則無身朕之扶義而法祖者豈啻農之望歲哉義者何也曰宜也順天焉爾已救民焉爾已若予以天下為利而義問有不顯

焉是徒以不得配天者爲皇祖耻也夫皇祖亦知

有義而已矣豈以位爲高卑哉

汝幼子庚厥心庚乃來班朕大環兹于有虞意乃懷

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

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兹

張曰庚更也櫃弓云請庚之班列也環衛也管子

云環山于有牢省視也言武庚之心或疑予以殷

爲利今予心已顯于天下汝幼子復何所疑庚幾

更其習心來就三恪之列朕以汝爲侯衛永作周

賔如有虞之胡公然若朕以殷爲利是懷妻子而蔑天人且忘祖父之義訓矣上以追其先先弗受下以答其民民弗順卽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天亦不下賔之而休嘉豈予降哉我之心先王之心也先王之義也此心無不可對而深達我心者唯汝一人今汝來覲我我之可爲天下後世言者悉爲汝言之而向者之憂其可釋然而瘳矣

自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建相去

府

張曰相佑也後後人也兄弟相我後人所謂定天保也筮龜者卽召誥之卜宅筮龜其何所所謂依天室也武王復曰我之拳拳焉爲予室慮者豈徒自爲久長計哉予且天下爲公大建蕃衛列爵五而分土三卽今用建庶建也蓋聖人不以天下私其身者如此曹冏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得武王之旨矣

叔旦恐泣涕共于王曰嗚呼旦我圖夷兹殷其惟依

大其有憲命求玆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共上聲 相去聲〕
共如衆星共之共夷傷也殪也繹繼也周公恐而
泣泣而歎曰王之心微王言旦故已知之今殪殷
而有天下昊天有成命王不得而違之非王心也
命不于常在德不在險求依天室何以遠爲夫眞
能繼天者上帝之所求也雖德之明義之顯而後
可以繼天王能明德顯義隨其所宅皆天室皆天
保矣天何難佑我後人哉蓋成王他日營成周而
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其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亾此求茲無遠之意也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易去聲毋讀爲無

張按史記汲冢文同易汲冢作陽毋汲冢作無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丹亦居之桀又居之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張按此史記文也逆當作塗索隱曰杜預云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鄗都鄗謂近嶽之邑汲冢云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顧瞻過于河徐廣引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與汲冢文小異不知何據張按服虔云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也

粤詹雒伊毋遠天室 毋讀作無

張按史記文也正義曰粤者審慎之辭也言審瞻

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爲天室也汲冡云宛瞻

于伊洛無遠天室

其曰茲曰度邑度入聲

張揆此汲冡文也史記云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本郟鄏周公

新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

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張揆書召誥曰王來

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洛食是往營成周在成王時矣此度邑何以

稱焉葢汲冢序曰周公旣誅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則所稱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者武規之旦營之及孺子而後能述之也不然九鼎之遷不鎬不豐胡洛之先哉予槪武周君臣兄弟之間均憂共惕猶若商之未定而統之未集者殷殷焉相儆以德相勗以義推誠心以安反側凜天保以布大公卒之監畔奄遷洛食徵命褒煽驪侵七廟遂東務彼先規握期勿矣嗟乎百世可知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吹景集卷之八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史記殷本紀逸書

焦澹園用趙子昂歸太僕梅學正俱辨尚書古文為僞書則今所傳湯誥亦非伏生口授矣按史記中載湯誥與古文絕不同其文較四十二篇似相類當取史記參之錄殷本紀并徐廣索隱注間有一得亦附之如左

序曰旣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張按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信然哉乃司馬法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誣矣

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張按八年於外惟神禹獨也久擬之周官禹冬而皐陶秋也其茲舉治水之績云何疑有錯簡當曰禹皐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禹久勞于外云云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巳修萬民乃有
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
徐廣曰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皐陶有功於人建
立其後故云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
索隱曰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
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
張拔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鄭玄注云蚩尤霸天下黃

帝所伐者夫夏命始絀率土更新當急繕寬大之政而乃援蚩尤以厲侯服何哉蓋禹之明德遠矣昆吾韋顧雖已就僇而餘蘖且繁或有借斟尋之說以倡亂于天下湯故援此以戒之言力如蚩尤可以霸矣而卒有涿鹿之敗不言昆吾而言蚩尤蚩尤神農氏之霸昆吾夏后氏之霸也曰禹曰皐陶曰后稷皆先臣堯而後臣舜者也噫其詞微矣竹書曰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只此一端湯心與虞夏何異孟子曰若湯則聞而知之季札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眞知言哉若汲冢書殷祝解曰湯放桀再拜從諸侯之位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此則太似不情其詞亦與周書不類定爲後人羼入且繫書于周何得專紀殷事可删也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索隱曰不道猶無道也又誡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

女毋我怨以命諸侯

張按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今載之湯誥以方字易夫字湯誥中此語似亦後人所竄者左丘明當不妄取湯誥爲湯誓今湯誓亦非全文哉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云索隱曰此巳下至流爲烏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䰟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鷙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師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餘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厤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

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註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今文泰誓也以上二則見學齋佔畢

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

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漢書中多與今詩文字異同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仲山甫作中山甫張仲作張中蕃維司徒蕃作皮中允膳夫允作術棸子內史棸作掫楀維師氏楀作萬功臣表徐方既來之來作徠匡衡傳嬛嬛在疚之嬛作煢劉向傳潝潝訿訿之潝作歙黽勉從事作密勿從事讒口囂囂之囂作嗷月有食之之食作蝕山冢崒崩之崒作卒王莽傳不畏彊禦之禦作圉邦國殄

悴之悴作顇地理志駰鐵作駟載淇澳作淇奧敘傳武哲或謀之哲作悊又史漢引書與今文字異者堯典俊德之俊史記作馴宅嵎夷史作郁夷平秩東作平秩史作便程鳥獸孳尾孳尾史作字微平在朔易史作便在伏物厥民隩隩史作奧有鰥史作有矜釐降史作飭下舜典惟刑之恤哉恤史作靜（今文作謐）幽州史作幽陵阻饑史作始饑（今文作祖）五品不遜史作不馴五流有宅史作有度胄子史作穉子契漢百官表作卨皋陶百官表作咎繇益百官表作蓩古今表作栢

益皐陶謨皐陶曰都史作於廳冀史作高冀夙夜浚明史作蚤夜翊明祗敬史作振敬益稷五聲入音在治忽史作來始滑索隱曰古今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罔水行舟罔史作毋勅天之命勅史作陟厥言史作揚言禹貢刊木刊漢書地里志作栞衡漳之漳漢作章島夷之島史漢俱作鳥濟河之濟漢作泲兖州之兖史作沇灉沮之灉史漢俱作雍厥篚之篚漢作棐濰淄漢作惟甾厥斥史漢俱

作廣潟厤絲史作會絲夏翟之翟漢作狄泗濵潩作泗瀕暨魚暨史漢俱作鼎彭蠡既瀦豬史作都陽鳥攸居攸漢作逌瑤琨漢作瑤瑻沿于江海沿史作均達于淮泗達漢作通孔殷史作甚中沱潛之潛史作涔漢作濳羽毛史作羽旄逾于洛史漢俱作維滎波史作滎播孟豬史作明都漢作盟豬岷嶓史作汶嶓靑黎史作靑驪西傾漢作西頃是來漢作是徠崑崙史作昆侖陪尾史作負尾孟津史作盟津大伾史作大邳降水史作降水導瀁史作導瀁滄浪史作蒼浪

至于灃史作至于禮東迤史作東迤四隩史作四奧
刋旅史作栞旅男邦史作任國西戎即敘之敘漢西
域傳作序甘誓孥戮孥史作帑湯誓穡事史作嗇事
正夏史作政夏大賚史作大理仲虺之誥虺史作𤳹
荀子作中蘬說命傅巖史作傅險高宗肜日雊雉史作呴
雉維先格王漢孔光傳作假王天既孚命孔光傳作
天既付命王司敬民司史作嗣戡黎之黎史作饑一
作耆格人史作假人微子父師史作太師淪喪史作
興喪出狂史作出往家耄遜于荒史作家保于喪指

告之指史作故牧誓微盧之盧史作纑如熊如羆史作如豺如離洪範鯀陻洪水之洪史作鴻敬用五事之敬漢五行志作羞思曰睿之睿漢作容從作乂之乂漢作艾虐煢獨史作侮鰥寡無黨無偏之無史作毋敷言之敷史作傅沉潛之潛史作漸曰霽之霽史作濟曰蒙之蒙史作涕漢作霧音遊衍忒之忒史作貣蕃廡史作繁庶恒暘史漢俱作恒暘豫恒燠史漢俱作舒恒奧王省史作王眚俊民史作畯民金縢遘厲虐疾史作勤勞淹疾丕子史作負子實命史作葆

命大誥天棐忱辭之忱漢孔光傳作諶召誥無遺壽耇作無遺耇老無逸史作毋逸亮陰史作亮闇嘉靖史作密靖君奭甘盤史作甘般又王莽傳云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亦與今書少異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作毋若火始庸庸公無困哉漢作公無困我肅慎之命史作息慎顧命彤伯漢古今表作師伯虎臣漢作龍臣仲桓漢作中桓南宮毛漢作南宮髦冏命之冏史作臩漢作煚呂刑史作甫刑墨辟之墨

史作騄百鍰之鍰史作率音刷一作選惟倍史作倍灑一作倍蓰荆辟之荆史作臏費誓之費史作肸一作鮮一作獮按王伯厚云尚書文字異同者七百餘兹畧舉史漢如右若漢儒引書異字異義備載玉海及困學紀聞餘冬序錄亦不具錄漢隸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王君廟碑曰庶績咸熙諸書亦不載

補王伯厚詩攷

伯厚詩攷引諸書中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詳竊茲更得十餘則補之　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

于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毘卑今作俾　子華子引

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　說苑

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　漢隸薛

君碑引詩永矢不愃考槃今作弗諼　水經注引魯頌保其

鳧嶧　韓詩于嗟歎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　使我心痗伯兮

文選注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薦脩身行之君子

其孰能與之哉㪽聊韓詩外傳　和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

也帝楙文選注　檀車綫綫杕杜作嘽引作張張誤釋文　彼交匪紓

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外傳　刑于寡妻刑

正也思齊釋文　烝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　薛君曰亹水流貌鳧鷖文選注　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闕下句　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　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伯厚引此亦闕下二句　又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按此常本三家詩說　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逸孟子

王伯厚玉海云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

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又錄論衡法言
諸書引逸孟子十則困學紀聞補入鹽鐵論三則何
燕泉引鮑昭河淸頌梁處士傳序二則史慶長學齋
佔俾引鹽鐵論堯舜之道非遠人也數語茲更得八
則附佔俾慶長燕泉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
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
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吞舟之魚不居潛
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並
見韓詩外傳今人之性善將背失喪其性故也又人

之學者其性善見荀子性惡篇人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見劉向說苑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見後漢張衡傳注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見梁蕭綺拾遺錄戰者危事也見北堂書鈔世間方册何限子輿逸語要自不乏恨僕家藏書都散世不乏嗜古者博搜之或得片語殊勝眞珠船也學齋佔畢又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張按今本鹽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所引並作孔子曰紀祖所據殊誤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佚厚齋逸論語二則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又釋文

中魯讀十九事瓜祭之讀爲必祭晦庵亦從魯讀矣今證之說文史漢與語孟文字頗有同異論語說文以杖荷篠篠作莜色勃如也勃作孛不使勝食氣氣作旣啓予足作䟹予之足羿善射羿作𢎃文質彬彬作份份瑚璉之璉作槤仍舊貫之仍作扔硜硜之硜作硻褻裘長作紲衣長友便佞之便作諞誺曰作讇曰巽如也作[illegible]如小人窮斯濫矣濫作爁愬子路於季孫愬作訴狐貉作狐貈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作荷臾擾而不輟擾作擾史記師也辟之辟作僻由也諺

之諺作㖀繆纖作累繼尚德哉作上德哉吾與點也
作葳也巫馬期之期作旗申根作申黨歸與歸與作
歸乎歸乎便便言作辯辯言君召使擯之擯作儐末
由也已之末作篾鳳鳥不至作雒不出書漢古今表
播鼗武之鼗作鞉仲突仲忽作中突中曶虞仲作虞
中漆雕開作漆雕啟仲叔圉作中叔圉闕黨童子之
闕作厥棘子成之棘作革荷蕢之荷作何微生畝作
尾生晦佛肸作茀肸宣元六王傳無求備於一人之
無作毋辟宣傳焉可誣也之誣作憮朱雲傳攝齊升

堂之齊作齋元后傳無所措手足之措作錯東方朔
傳卞莊子作弁嚴子無爲而治漢隸孟郁碑作無爲
如治薛君碑鑚之彌堅之鑚作鑴劉修碑鄉黨恂恂
作遜遜祝睦碑又作逡逡蔣君碑遵五屏四費鳳碑
泥而不滓洪氏以爲涅而不緇又初學記引逸論語
云玉十謂之區注雙玉曰瑴五玉曰區北堂鈔引逸
論語云璠三采玉也升菴引逸論語云如玉如瑩爰
變丹青此亦伯厚所未載孟子白鳥鶴鶴說文作翯
翯成覸作成覵源源而來之源作謜孝子之心爲不

若是慭作憖接淅而行作滰淅二女果作婐迨天之未陰雨迨作隸曾西艴然作杌然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又顔讐由作顔㒜鄒漢古今表樂正裘牧仲作樂正求牧中華周作華州食貨志抱關擊柝之柝作檘漢隸議郎元賓碑柱尺直榑廬民耎衍引雖有鎡基作鎡錤諸家定有師承非臆說也孔子於衛主癰疽說苑作雍雎